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序

永嘉薛　季宣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

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倂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

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闗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

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隷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隷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言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書古文訓卷第一

永嘉薛　季宣

兟典　　　　㐺書

粤𥡴乩古帝兟曰放勛欽明彣恖安安允龔亨攘炗

𧝓三表戫亐上下

堯唐堯也而以虞書名典記言之史其始於有虞氏乎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為可知也粤若發語詞猶周書之越若來也稽考也考古之道而放其勳堯之為君無所往而不準也聰明文思堯之德性然也自敬而明反身而誠之也聽德惟聰聰敬之端也思遠猷也睿作聖之思有經天緯地

之文而推入睿之思以體誠明之德安其德性其所安者天下之所當安也誠恭能讓惟安安者爲然煥乎文章光昭四表而天地六合之内咸幸其性惟天爲大惟堯能則之也

亯朙晙悳吕寴九族九族旡嗇𢍁章百姓百姓昭朙叶咊万旹黎民𢿔𢿱旹邕

前言堯所以聖此言修身而國家天下平者俊德懿德也即聰明文思也百姓國人也平章啓其明也自明其德則脩身而後家可齊也家齊而後國可治也國治而後天下可平也自明明德而民有

時雍之變非徒明己又能明物修道之教斯有不

言之化矣

迺命戲咊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旹分命

戲中宅堣𡰥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㠯殷中旾氒民析鳥嘼孳尾申命戲叔宅南交平秩

南譌敬致日永星火㠯正中夏氒民因鳥嘼希革分

命咊中宅西曰昧谷寅餞内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㠯殷中秋氒民𡰥鳥嘼毛毨申命咊叔宅朔方曰幽

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㠯正中冬氒民隩鳥嘼氄毛

帝曰資女戲泉咊朞弎百ナ六旬ナ六日㠯閏月正

三旹咸戭允釐百工屢績咸熙

羲和四岳也其職在内其佐分治於外釐百工治天地者也堯舜相傳以天之曆數堯之發政亦以敬天爲首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敬授人時奉若天道也分命申命二仲二叔而不及伯者其伯蓋羲和也嵎夷青州東界暘谷封略所至之地名也南交南方之交趾西即西方朔方即北方也昧谷幽都皆地名嵎夷不言東者互見之也寅敬也出日納日之賓餞日朝暮之拜也柳宗元說春朝朝日秋夕夕月皆拜而不祀蓋是禮之變耳東作西成南

訛朔易為四岳分職猶古四叔之任平秩平敘之
也冬貴安靜平在固所以安之朔易歲事有常非
靜無以蹈其常也南訛曰敬致者陽極陰生之序
敬之所以儆其至也鳥南方七宿火房心也虛北
方宿昴西方宿分至皆正中天獨言星鳥於春例
舉正於中也正中也殷盛也曰正曰殷以二氣言
也曆家推堯典者以夏冬心昴皆非午正不能言
唐之歷數唐僧一行以為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
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距星夏至
心後星在午正東西皆十二度所謂中也不言胃

尾而言心昴羲和曆象其言可知也民之析因夷隩鳥獸孳尾毛革毛毨氄毛是皆因天之道順物之性變調正化欲以及時也帝堯以人時爲首政豳詩以七月陳王業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奉若天道民事之大未有急於天時者也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日舉成數也歲五日而一候三候一氣積二十四氣爲日三百六十月有小大歲虚六日故一年之日三百五十有四積朞之盈因歲之虚三歲之日凡三十有六而縮五歲六十日而縮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其餘分以起

意所在猶以丹朱可放而不以他求登用爲可朱而可放堯寧舍子而予人乎惟堯知其不道忠信之言而有罔水行舟之好所習每下其才不可廢也故舍之云史錄此於堯政之初堯政無非允恭此克讓之端也由放齊之言而遲登庸之事不以一人之見而廢古今之通道旣明而晦猶與丹朱之遷善安安之大不其盛乎

帝曰𠷎資𡶶予采鵬吺曰𣏌共𢀩工述孱𢀩帝曰号

彭[illegible]𡨷蕢爲龔滔兲

采事官也共工方總事官之治而堯又求事官驩

兜之言美共工而非堯之求也禹言知人謂何憂乎驩兜則驩兜之美共工爲朋比之私矣共工誠有可稱之功則堯不他求矣察其常言則然用之則違其所以爲恭象恭而巳巧言足恭而以欺世盜名不誠之無物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堯深知之也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廋哉此觀人之道也

帝曰資三岳湯湯泑水工刉蕩蕩褱山襄陵瀕瀕滔天丅民亓資ナ耐畀乂僉曰鯀骸才帝曰吁咈才工命圮族岳曰异才試可乃巳帝曰往欽才九載績用

弖咸

治水之求咨乎四岳朝廷不足求之於天下也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僉言稱鯀而帝巳知其咈知人之哲爲高於天下矣方命不循天道也圮族其強足以敗類也不能順水之性則水不可得而治而僉言俶在方命圮族之至有以欺天下也以一人之獨見不可奪天下之輿議況急水害無人固鯀之使矣堯惟知人而不以明高天下不去四凶而治爲世法廢朱舉舜此其所以爲則天之大

歟堯以象共而識共工方命而識鯀不誠無物人
果不可以不學哉

帝曰資三岳朕在位七十載女耐𦘔命巽朕位岳曰
不悳忝帝位曰明明敭仄陋師錫帝曰𠂇眔圣丅曰
𡗝䑞帝曰俞予䎽如何岳曰瞽学父頑母嚚𤔣奡亨
龤㠯孝烝烝乂弜𢦔悬帝曰𢦏亓試才女亏旹觀氒
㓝亏弍女釐夅弍女亏嬀内嫔亏𡗝帝曰欽才

潙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小水入
大水也河中虞鄉爲舜始封堯因其居而邑之也
庸命用命也夫堯固知朱之不肖必老而後求遜

位者老而子不克嗣政當有所傳矣故堯始但求所登用以水之患復求事官共工非才使鯀治水事則允恭心惟克讓也堯老而鯀輩勲庸不著所以直求可以遜位之人側陋且使明揚在朝之臣皆不足以忝其傳矣四岳舉舜不及他事第言父母兄弟之不肖舜能處之允若身修家齊而後天下可治也四岳自言否德而言舜之克諧以孝孔子所謂至德要道有若稱孝弟爲仁之本者也堯聞舜而必待四岳之舉不用其明者歟釐降二女以觀厥刑夫舜之賢獨未見於妻子之間耳嬪虞

而舜之室家益諸堯以天下予人未嘗無所試矣近知子之不肖遠聞側陋之德文章炳煥能以天下與賢而天下賴以寧安孔子序書以聰明文思光宅讓位稱堯巍巍蕩蕩然矣

舜𥫔　然書

粵若乩古帝舜曰重華亏叶亏帝濬喆亥明温龔允塞㠯㠯悳廾登圖命吕位咨徽又𥫔又𥫔亨尸刅内亏百揆百揆旹敘闢亏三門三門𡕞𡕞内亏大麓𠠯風靁雨弜怵

重華繼文也攷古繼文而合乎天德者舜之所以

道光……鄭氏

承堯也玄德幽微之德濬哲每能宣其智也由乎濬哲文明至於安恭誠實自明其德從微至著陞聞於上位雖堯命舜爲有以受命也五典五教也百揆百官也四門出納王命者蓋四岳之任也作司徒而五品遜作司空而百官秩作納言而上下睦治天象而無風雨之失節序之所謂歷試諸難也愼徽欽美也賓主之也納專其任也舜自脩身齊家至於歷試以受天命所居者化無往不適者本於濬通明德無爲而治者也

帝曰格女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弎載女陟帝

位䑞䌛亐悳弜孠

堯之試舜既詢以事夷考其言其言皆至而可以趣事功有德之言言皆適於用矣四岳之任三年而後傳國豈苟然哉讓德弗嗣懼不足以承堯也有重華之德而猶恐弗嗣不苟受人天下之重乾乾不息之爲自強也其舜矣乎

𦍒月上日受夂亐亥祖𡈼璿璣玉奥吕𠫓七政𩁹亐上帝禋亐六宗望亐山川徧亐羣神楫五瑞旡月𡗜日覲亖嶽羣牧攽瑞亐羣后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也受終受禪也受禪于太廟

退而即位于明堂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七政北斗星名璣衡魁杓也天子之居明堂法天之道以齊七政之運隨所建而授人時也因即位而見明堂之禮古史記事之法也璣衡舊説謂渾天儀而後世復有周髀宣夜之論僧一行曰古人之步圭影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徑其重歷數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於六家

之說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度寖高此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以通其說也王仲任葛稚川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一行善言天者蓋無取於渾儀之說故詳錄之類天之祭禋六宗之祭望山川之祭皆當時祭名羣神聖賢百物之祭徧祭之不可悉書故云徧類于上天凡麗天者爲可知矣六宗古無定說孔氏傳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以爲孔子之言也蘇氏案祭法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秦世猶有所

謂天宗此六宗之名於記猶有存者類帝之後所
祭非一遂朝萬國有所不暇先輯五玉以待旣月
之見而後班之也乃日踰月之他日也四岳羣牧
而不曰諸侯者諸侯各從方岳而見故因班瑞而
終言之耳五玉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爲飾信
圭直之躬圭絀之穀辟粟文蒲辟微粗瑞器其
總名也

歲弍月東徇守至亏岱宗祡朢豑亏山川肆覲
東后叶旹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攸㐅禮㐅玉弎帛
弍生弌死摯如㐅器卒乃復㐅月南徇守至亏

通志堂

華𡶭如岱禮八月卤徇守𡉀亐卤𡶭如初十大弌月朔徇守𡉀亐北𡶭如卤禮歸格亐蓺祖用特五載弌徇守羣后亖朝尃敷吕言明試吕功車服吕庸

巡狩之禮舜始行之一歲而徧四岳文中子以爲兵衛寡而徵求少是爲得之盛暑南巡祁寒北狩聖主勤民其謹於天道如此岱宗泰山也岳四叔之治也不言岳而言岱見岳之因名山也柴焚柴以祭天也望云秩者禮有隆殺也協時月同律度脩五禮所以一制度齊民之視聽也覲東后而兼

脩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因巡守而并其臣子附庸見之也三帛孔氏謂玄纁黃二生羔鴈一死雉也羔鴈以其信而有禮雉鷙而能死者也如若也若五器則復三帛死生則否者賔諸侯而體羣臣也士相見禮諸侯於他邦之人還贄己臣不還其贄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歸格告至也用特以一牛薦也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方岳徧故天子一巡其守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即詢事考言也車服所以寵諸侯者車服之用必其言之可續者行

通志堂

於巡守朝覲之際其覲臣子之道與其所尊寵者豈苟然哉

肈十ナ弍州㞷十ナ弍山濬川

舜受禪於洪水之後始建十有二州因其名山而封大之以施治水之政隨地之勢置州以便方國增高就下而水土平治其爲此者非以爲異凡以濬川而已十二州者謂九州外增置幽州二州未詳傳以爲并營也

𤉢以籅㓝沶宥乄㓝夋𢓊官㓝朴𢓊敎㓝金𢓊贖㓝眚𡿧肆赦怙𠔃賊㓝欽才欽才惟㓝㞢卹才沶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亖辠而天下咸服

典刑法則也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脩道以教爲民典法使民觀感而化明刑欽恤之本也五流之法以寬五刑流放之法與民遷善鞭箠以便官府榎楚以勵督教罪疑則贖災過則赦惟不率者同之殘賊之罪聖人不忍民之陷於刑至率之以德多方以開其自新之路此而不改終不改矣何惜一人以懲戒天下乎舜戒刑官欽恤用刑如此然共工驩兜朋比三苗威虐則竄鯀陻洪水則殛

通志堂

四罪施而天下服賊刑之用民知向背所在又何在乎政令之滋章也流放竄皆流罪之輕重幽州三危崇山所謂三居也流居皆如其罪之輕重爲之遠近非如後世之說必居四裔也鯀之殛于羽山也因其行水所至而誅之乎窮人力於四瀆之下流宜其無功而死也三苗威虐而竄鯀陻洪水而死罰之倫等異於後世之用刑矣傳稱堯不能去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咈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則舜亦堯而已也三苗舊

説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崇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放驩兜之地皆傅會之説耳

弍十ナ八䚷帝乃殂能百姓如喪丂妣弎䚷三乘遏宓八音

殂落堯以前天子陟遐之名也遏宓絶無也堯之傳位巳久大政皆舜行之異時之民老者日巳死矣少者之長所見者舜堯之殂落而圻内哀之若

父母海内懷之若父母不忍八音之作至自絕而
不聞在人之德非蕩蕩乎不可名者安有是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亖岳闢亖門明亖目達
亖聰資十ナ弍坶曰食才惟旹柔遠耐迩惇悳允元
而難任人蠻尸衛服
月正元日舜之元年正月朔也格于文祖至太祖
之廟詢四岳而命百官也堯殂卒歲舜即眞矣上
日書元蓋舜之元年也四岳不言咨而言詢尊禮
大臣有事謀焉者也四門之闢所以明四目而達
聰也此詢四岳所得而行之也明目達聰而上下

無壅堯舜之所以得天之聰明乎羣牧首咨見當時之重外官也外官之重以親民也人情詳近而略遠外官之重所以均內外也食爲民天故舜以爲政本然食非因天時則不得食戒以惟時明其食之所從來也治其近者而遠人服所謂柔遠而能邇也惇德修己也允元善善也壬人之難遠其佞也修己善善而壬人之畏柔遠能邇之道蠻夷所以率服也

舜曰咨亖岳ナ耐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柏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旹楙

才命揆諳普攘于稷禹臯咎繇帝曰俞女遷才

奮庸見之日用也帝載上天之載也奮庸而明帝載中庸之德也有此居秩官之位則事治而惠廣矣司空周冢宰之任禹作司空而舜復求其人者欲人稱擧其賢不自用其明也咨禹之功懋於水土及時之治不稱其德不戒以事至德無可稱矣而又何戒焉稷契臯陶之讓皆有功於治水者禹之不矜不伐於此可見帝之俞往為無以加之也舜求居百揆者而及奮庸之事與堯之求登庸者不異矣舜事之首稱舜所以別帝於堯也

帝曰弃黎民俎飢女后稷𤔲旹百穀

弃爲后稷舜稱其播百穀而民無阻飢之患其功已著但申之爾

帝曰卨百姓弗親㐅品弗遜女𢓊司徒敬尃㐅教圣寬

百姓所以不親由五品之不遜敬施五教所以從五典而親萬民也寬則得衆夫教不可急也而可循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之教五教之敷也脩道先民所謂敬敷也申禹之功亦

所以勉之也

帝曰咎繇蠻𡰥滑夏寇賊𢘓宄女𢓊士㐅刲ナ𦨶㐅𦨶弎就㐅沶ナ宅㐅宅弎凥惟朙亯允

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三就即國語之三次原野市朝也五刑墨劓剕辟宮也五流放竄投北也三居遠近三等幽州崇山三危之類也皐陶作士以三就用五刑而五刑之人服其罪以三居差五流而五流之罪得其所蠻夷寇賊遂無猾夏姦宄之亂自非明德慎罰安有此乎稱禹皐陶而申訓之敎刑非他官比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才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才女諧帝曰疇若
予上下艸木鳥獸僉曰益才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才女諧

垂作共工益作虞皆先疇而後用必待公論雖名
臣不輕進也命而不戒惟其才也俞美其讓嘉德
讓也舜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其先共工蓋能平
治水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為之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才

伯夷之用咨求四岳與垂益事異者伯夷始由四岳而進垂益前有位矣讀堯舜二典知鄉舉里選之法行之尚矣未有知所自來者四岳所薦類稱師錫僉曰者以公議告非四岳之私也取人不由鄉里之選終苟道也三禮天地人之禮秩宗周宗伯之任也夙夜惟寅恭敬不怠也直哉惟清清明則遂也勑禮官而曰清明之遂不清不明不足通三才之道人神不可得而治矣曰欽哉者申以敬戒之也

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育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亾虐柬而亾傲訨言志哥永言聲衣永律咊聲八音亨龤亾相敚倫神人㠯咊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教育國子領於典樂者樂以和行者也舜之命夔先教而後樂者教樂之本也夫道不可強有必自得之樂以和行欲其自得之也直之蔽絞寬之蔽弛剛之蔽虐簡之蔽傲溫栗而無虐傲斯有中和之德矣然後可以制樂詩以導志歌以申之而五聲依之以生律之和聲文以節奏而已以中和之

通志堂

詩制中和之樂自然八音諧合而無淩奪之慢用之邦國豈不可以移風俗感鬼神哉故曰夫音之生由人心起也於歎聲也終言夔之善治樂也擊磬而百獸舞豈人爲哉鳥獸猶能感動其心而於神人何有舜之九官咸事於夔獨著成功之美者音最難識見舜之樂足以鼓舞異類敎育之子有有不就成其德者乎以舜之德夔之樂樂之工三者備而舞獸來皇無足怪者一物不備而樂不可成矣夔龍不求而命由伯夷之讓見舜知人之大過人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納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

納言出納帝命咨以讒說殄行之堲者國命攸繫不可不審察也誠以出納讒言怪行無自而進則命無反汗之出而安有震動民人之事乎夙夜戒以敬之敬之無不審者出納各得其當而有不允者乎讒殄人皆有之非徒進取之士爲然也人君言行不出於中則足以震驚天下堲之於己而後可以堲之於人出納而謂之納言察言堲邪之本也納言至重而列九官之後蓋先後之職後世尚

書之任也九官或讓或不讓者惟其才耳

帝曰資女弍十大弍人欽才惟旹亮天功弎凱丂績弎丂黜陟幽明歷績咸熙分北弎苗舜生弎十徵庸弎十圣位五十凱陟方乃死

二十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也四岳爲一人者外雖分治内實一官故通稱曰羲和重黎堯命羲和而又分命申命仲叔不及於伯胤征羲和亦止一人其爲一官甚明非若十二牧自爲一州之主也惟時之戒舜之所以治天下乎庶官之設天工而人代之也天工人代不敬何以趨時也惟時及時之

謂也或先或後不直其時之會則何以代天也天
工明亮惟時行者能之考績明試以功也三年一
考三考殿最以程賞罰不以遠近異法所謂黜陟
幽明也任官責成進退惟允而庶事畢舉者雖堯
舜不能舍此而治後世末之難矣哉前黜陟而殛
鯀羽山後黜陟而三苗分竄觀九官之陞進與四
罪之流殛其政爲可知矣北三苗之終舜典者卒
舜晚年之政必内脩而後人可治三苗止於分北
以自歸也有虞薄人之罪終不姦之患矣徵庸召
用也在位爲帝也陟方陞遐也乃死釋上文也陟

方之名虞世有之也韓退之說汲冢紀年天子崩皆曰陟周書惟新陟王周景王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即其義也舜年三十召用後三年受禪後二十八年堯崩踐天子位通徵庸之年凡三十歲後三十二歲禪禹又十七歲而崩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葬九疑惟孟子以爲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孟呂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

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自秦博士對始皇帝已謂君山二妃所葬後世亦以九歌湘君湘夫人附會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之說郭璞注山海經二女之神遊於九江瀟湘已知二妃爲妄按九歌有雲中君而雲中夫人湘夫人爲之配皆水神耳非二妃

堯舜二書稱典典常道也堯舜之事萬世之常法也堯自克明俊德以致時和之治發政之事見於

典者不過允恭克讓敬天知人而巳敬天而羣品咸遂知人而不用其明堯之安安所以爲聰明也舜自濬明大智孝德升聞以有繼堯之文舜典所書見於黜陟而巳四凶放殛九官卒世恭己無爲而治舜之惟時所以爲聰明也故孔子稱堯舜之大序以聰明冠於二典

書古文訓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永嘉薛　季宣

大命暮　　攷書

曰䒦乩古大命曰亥命尃于三乘祗承于帝曰后亨囏手后臣亨囏手臣政逌乂黎民敏悳帝曰俞允若丝嘉𠃌丫宅逌伏壄亾遺臤万当咸寍乩于𥁕舍己从人弜虐亡告弜廢朱窮惟帝㫗亨㭉曰𣌭帝悳廣運逌聖逌𧶘逌武逌亥皇兲眷命弇ナ三乘爲兲下啇

文命文德也文德外被四海上承于帝禹之稽古齊乎重華之協帝矣曰不言禹終言承帝之事也

爲君而盡君道爲臣而盡臣道修道以敎所以化天下也知爲君之難爲臣之不易圖其難以求其易則舜禹之祗承協帝斯有不言之化天下有可封之俗也難者何也放勳重華文命之可書者也舜稱堯之爲君之難察言進賢而天下治稽衆無我所以知言而得人也窮民賴以收恤窮士用之得所而終以此得舜非稽于衆而善言無所伏者能至是乎益因舜之稱堯極稱堯德之大帝德廣運則天之德乾乾而不息者極天所覆無不被矣聖神文武見之事業不一而足蕩蕩乎不可名者

煥乎其有文章也則天之大所以受命於天也

帝曰惠迪吉从屰凶惟景響益曰吁戒才敬戒亡虞亡失法度亡遊于逸亡淫于樂任臤勿弍去衺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亡違衜以干百姓之譽亡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亡怠亡荒亖𡰥徠王

禹言順道之吉違道之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體物之不可違也益之進戒申禹之言爾敬戒無虞戒慎乎所不聞恐懼乎所不覩則何隱之見何微之顯而安有憂危之事乎典常不可失墜逸樂不可遊淫此敬戒之道也賢者專任

小人必斥作事謀始不爲嘗試之動則吾所欲必治此明百志以明民者也違道干譽贒者之過行也咈衆從欲小人之無忌憚也贒者之過齊乎小人之無忌憚者過與不及雖異過行害道其流有甚於小人者此不可不察也察此而惟中行之與行之無怠無有荒敗之失所謂柔遠能邇四夷所以來王也王世一見也五服之外終世一見王者王略之遠不以諸侯之禮禮蠻夷也益言百志惟熙四夷來王而明所以得之之道惟影響者如此

帝曰禹帝念才德惟譱政政圣敎民水火金木土穀

鄭府

惟攸正悳秎庸垕生惟咊九珍惟敍九敍惟哥戒㞢

庸休董㞢庸畏勸㞢吕九哥畀勿敷帝曰俞墬平兲

戚六府弎叓允乿萬丗兗賴旹𠧧珍

德政古無二道有德斯有政善政所以爲君德也

三事六府出政之地立政爲民而已也六府六官

也六官以五行稼穡名府六者治而民得所養矣

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三事三公之職也以禮食則

得食民必待信以立和於三事則六官可得以治

矣正德爲民之極者利用成民之德者厚生受民

之職者三者不和則不立和者中庸之至也三事

治六府修所謂九功惟敘也九歌之作所以敘九功也有休美之戒有威刑之董此九歌之義所以勸功而使之勿至於荒敗者敘之歌曲則其感人也深樂通人心九歌所以無敗道也地平天成由六府三事之治也九官治而養民之政咸正於德萬世有賴則天明地察之事其有不舉者乎六府官不詳見孟子稱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契作司徒則水火穀土之官可見攷以周制伯夷皋陶殆木金二府乎設官輕重隨時六府之名號象德之遺意爾

帝曰𢓊女禹朕宅帝位弍十ナ弍𢧁眊朙券亐勤女
惟弗怠揔朕帀禹曰朕悳亡克民不依咎繇邁𤔲悳
悳𠧟夅黎民褱㞢帝念才念丝圣丝醳丝圣丝名言
丝圣丝允出丝圣丝惟帝念巧帝曰咎繇惟丝臣庶
亡或干亐正女作士明亐五𠛬吕弼五敎朞予亐乿
𠛬朙亐亾𠛬民叶亐中旹𠧟巧楙才咎繇曰帝悳
亡㥶臨丁吕柬御𥅀吕寬罰弗及𦔻賞延亐丗宥過
亡大𠛬故亡小辠疑惟輕巧疑惟重與亓𢿋弗辜寍
失弗經𡚁生㞢悳洽亐民心丝用弗犯亐ナ司帝曰
畀予从欲吕乿亖亖風動惟𠧟之休

子路問政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請益語以無倦業精於勤荒於嬉況任天下之重乎人老而衰舜倦于勤故以禹之弗怠而禪之也血氣衰而戒得舜視弃天下如釋重負其賢於人遠矣禹讓德之罔克民將不依臯陶德加于民民懷其德當時民知禹功知臯陶之德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惟帝知禹之功爲德之懋耳告以傳禪而但稱其不倦言日新之不已也臯陶立德而民懷之禹爲無得而稱之矣禹以德讓不伐而下從於衆亦告舜

勿忘皐陶之德而明種德成功之事誠能勿忘則
舍之言之用之無所往而或忘矣念釋言出而不
忘於是斯無須臾之離斯德之遠而於成功何有
舜稱禹功而知其德禹讓皐陶之德而念其功功
德無二非德無以成其功也邁遠也種德之遠不
期近功而民承其德修身而天下平也臣庶不干
於舜之正人協于中舜之所以從欲而治者皐陶
知風之自也刑輔敎者也敎之不率而後威之以
刑使民知德之依知刑之畏率德從善用刑所以
爲輔於敎而刑以無刑爲期也非舜皐陶之存心

孰知刑之為德而德為功之懋哉皐陶謂非己功皆舜之功其稱帝德罔愆則民協于中為舜率之以仁也簡則易從寬則得衆醲賞薄罰使民樂善而刑之眚災則為肆赦怙終而加賊刑所以懲其後者如此而為上者常欲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必不得已寧失罪人以此好生之心明刑輔教使人曉然而樂善所謂好生之德先協其心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將誰犯有司乎舜之君德如是則皐陶之德非皐陶所自為也舜稱皐陶之德皐陶歸之於舜舜又歸之皐陶是非苟以相諛其道然

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爲有
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
臯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
帝曰徠命洚水儆予咸允咸珍惟女臤亨勤亏峀亨
儉亏家弜自滿假惟女臤女惟弜矜兲丁莫與女爭
耐女惟弜伐兲丁莫與女爭珍予懋乃悳嘉廼丕績
兲㞢厤數圣女躬女亓後元后人心惟𢀚衜心惟㪚
惟精惟弌允執亓中亾𠱾㞢𠤎勿聽弜詢㞢甚勿𤯔
可𢙣非商可畏非民𠨥非元后何戴后非𠨥它與守
峀欽才㫺廼ナ位敬攸亓可願三𣺾朱窮兲禄兖兊

惟口出好興戎朕𠀤弜再命曰枚卜珍臣惟吉㞢刅

帝曰命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亏元龜朕志先定詢甚

僉同鬼神亓衣龜筮叶刅几弜習吉命𢷎䭫首忘詞

帝曰毋惟女龤乏月腁旦𤔲命亏神宗衛百官𦍋帝

㞢初

舜既因禹之讓而明皋陶之功又稱惟禹之賢則皋陶爲不足比成禹之善所以終讓於禹也允誠也成允克誠也舜謂洚水爲儆於己爲己未誠故非誠己不足以成平水之功視鯀之方命圮族而績用不成則成允成功惟禹之獨賢也勤政約己

而不自贊惟贊者能之矜伐人情所同衆之所不容也不矜不伐則所爲日就而人將助之也何功能之敢議邪禹之成允成功此聖人之事也懋德丕績禹固有之舜因而贊之以爲曆數在爾則禹之大德爲有所受命於天天予之矣雖欲不居可乎道心而下傳禹之道也道心人心非有二心也道心本也人心自外觀人者也人心本正千萬人所同然者自外觀之則人各有心或險於山川矣精微也惟精得所謂微者人心雖危誠則明所謂道心則千萬人之心本一心耳寧有二道哉所謂

允執厥中中所以立道也誠執是中則萬國之歡心皆時中之應耳舜謂人心惟危禹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精心如此安有失其本心者乎凡人言與其所謀固當聽受而用不稽不謀於中德不可輕受之也此用中之道也百姓待君以治君藉百姓以有國可愛非君撫我則后也可畏非民虐我則讎也知此則民非謂君可愛而君非謂民可畏乎爲人上者可不敬愼矣哉修其可願所謂敬也君之所願在所以得民民之所願在執德之君動協於中則所願咸得矣此敬修可願也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虐用其民所以得罪於天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興邦喪邦口之出好興戎也言之不再其言必有物也慎乃出話示大信於天下也孔子論政謂兵食尚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舜之傳禹終以朕言不再命令之出可不稽於中悳乎禹求枚卜功臣不敢自賢於人舜言先定於心卿士庶民龜筮無不從者鬼神或依卜筮而告其可再三瀆邪禹固辭而後受亦終無以辭之也昆先也昆命元龜有以先之也神宗考廟也舜受命于祖廟禹受考廟之不同者禹縣治水而得

天下爲終鯀之代也鯀以治水無功而殛禹能代
其成功以掩其父之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不
謂大孝乎周公宗祀文王禹宗鯀之義也率百官
若帝之初言惟受命異處耳
帝曰資命惟旹ナ甾弜衛女徂延命卤光羣后斷
亏帥曰㴱㴱ナ𠦬咸聽朕命蠢茲ナ甾旦悇弜龔侮
嫚自臤反衛敗悳啇学圣埜小人圣位民弃弜采兀
夅㞢咎𦬾予㠯尒𠦬士奉孚詞𦤎尒尚一卤心力亓
亯ナ勛弍旬甾民弜命𦬾贊亏命曰惟悳𢓊兀亾
遠弜屆滿招損嗛受𦬾旹卤兀衛帝初亏厤山𨓏亏

旼日號泣亐旻天亐父母負辠引慝祗載見瞽瞍夔
夔齊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
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亐兩階七旬有
苗格

舜典終以分北三苗爲舜之事禹伐有苗在於受
禪之後則知堯舜受禪之後大政猶取決也受禪
之主行天子之事爾堯之禪也見於舜典舜之禪
也不列於夏書堯典爲虞史追書舜禪之後猶
有可書之政史記不得而同之也堯時三苗以威
虐而竄既遏絕其後矣有虞之末又有三苗之叛

見三苗之非一姓也禹初受禪奉舜命而伐有苗三旬無功復以益贊而反禹之舍己從人不徇於名如此觀其誓命之語初非輕動不欲以力服人也征之而有苗叛舍之而有苗格聖人服人以德不忍絶民之命故舜之末世有苗叛命止於分北而已不然禹以濟濟羣后伐失民之三苗用至仁伐不仁其何不克之有苗猶逆命見禹之不極其鋒也弗率叛命也蠢無知而妄動也濟濟和靜也衆和且靜而又以一心力戒之者臨事之懼不輕用民之命也夫人心力分之則散一之則齊心

力之齊何功之不濟也有苗侮慢自賢即所謂昏迷弗恭也反道敗德所以親小人遠賢人而至於衆叛親離也奉辭伐罪所以恭行天罰天降之咎即來天下之兵也此而不克舜禹曾足以爲賢乎惟能克之而不忍威罰之行舜禹之功所以爲大也惟德動天至誠之感神也以惠服人無遠之不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滿之損謙之益皆自然之理而人有以得之也恃強大者多致傾覆然謹畏者雖弱必強天道如此謂衆之不足恃也瞽叟之頑如此舜在畎畝起敬起孝罪己感泣而謹於其

事瞽之進進於治不至於姦終於大順無閒然者舜之夔夔謹敬所以感之至矣以匹夫而化行於頑父盛德之至通於神明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苗亦人類其有不知德乎班師振旅而歸所以誕修文德也觀禹大會羣后誓師以伐有苗益言力之不足服人而有招損之戒班師振旅不爲歸惰之可乘所以治軍亦爲有以服苗之心矣先王耀悳不觀兵故雖兵閒亦有文德之事也誕敷文德躬自治而薄責於人也舞干羽而格有苗內治修而有苗適至耳征有苗而有苗逆命舞干兩階而有

苗格雖舜禹不能服人以力舜禹之德尤不欲以力服人也有苗之役其虞夏之盛德乎益贊而不忸於無功禹還而不疑於廢命禹益之拜舜惟禹之從分北之功所以終舜典也干盾也羽翟也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階阼階之閒蓋中庭也以干盾而舞于[illegible]廷之上文事修而不忘武備蓋治古之道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也歷山在濮州雷澤縣舜耕漁之地也

咎繇謨

曰若稽古咎繇曰允迪厥悳謨明弼諧

允迪誠道也厥德即所謂俊德元德也誠能自道
厥德則心正意誠而身已修矣以此陳謨以此輔
相未有謨不明而輔不諧者皋陶稽古以輔舜者
用此道也堯舜之典禹皋陶之謨皆以粤若稽古
冠之繼以放勲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祗承
于帝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語是皆虞史之法以
所聞於其君臣之學與其德之著者筆諸篇端典
謨所書亦不出此爾欲爲君臣而學不稽古舍二
帝二后自修之道而求正君以服天下此數千歲
絕不復聞唐虞之治也

帝曰俞如何咎繇曰𨛖昚氒身攸息兕惇敘九族歷
朙勵翊迩可遠圣丝禹𢷎昌言曰俞

俞謂是也稱是而以如何爲問求其所謂是也臯陶稱美修身在慎思其遠者所以爲慎之也不慎則身不可得而治戒慎恐懼於隱微之際造次顛沛必於是矣用之九族則九族敘以治庶績則庶績熙勵翼所以勉功而輔治者庶明勵翼則事治而無已矣修身而天下平此邇可遠之道也天下公是其有加於此乎禹謂德言而拜之以言小而不可加也拜曰俞者稱其所是之是不復有二言

也觀臯陶之所是及禹之拜其言中庸大學之修身果不在乎多學矣

咎繇曰𢓊圣知人圣安民命曰号咸𢘫旹惟帝亓難㞢知人則喆耐官人安民則惠黎民褱㞢耐喜而惠何憂虖驩吺何遷虖有苗何畏虖巧言令色孔壬咎繇曰𢓊亦行有九惪亦言亓人有惪迺言曰載采采命曰何咎繇曰寬而栗柔而立原而龔亂而敬擾而忍㮚而溫柬而廉但而塞彊而誼彰𠂸有常吉才日宣三惪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惪亮采有邦翕受尃施九惪咸事𢘅乂圣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旹讼

亐亙𠩑歷纘亓冰無敎佾欲ナ峕兢兢𤍑𤍑弌日弍

日万幾亡曠歷官兲珍人亓代㞢兲敘ナ箕敕𢦏亙

箕亙惇才兲豑ナ礼自𢦏亙礼ナ亯才同寅叶龔咊

衷才兲命ナ悳亙舭亙彰才兲討ナ辠亙𠛬亙𤰃才

政耆楙才楙才兲聰朙自𢦏民聰朙兲朙畏自𢦏民

朙畏達亐上丅𢿍才ナ土咎繇曰朕言惠可厎行禹

曰俞迺言厎可纘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才

孔子論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言無以知人皐陶所陳邇可遠者蓋知禮知命之

事禹已拜其是矣皐陶極美安民之事在乎知人

通志堂

道不止於修身固將以明民也禹歎知人之難誠然堯舜猶病其難知人固不易也知人在明惟明然後能器使人而有懷民之惠堯舜以朋比而有驩兜之放虐民而有三苗之竄且靜言象恭之慝難於壬人之戒能哲而惠其於數者何有堯舜惟能知其難也而有是事所以爲哲而惠歟禹言堯舜於此之難而求其所謂難臯陶美有德所以觀人亦以論人之德載采采者歷言九德之行事事詳之也寬而栗則不縱柔而立則不撓愿而恭則不倚亂而敬則不惰擾而毅則不流直而溫則不

絞簡而廉則不蕩剛而塞則不劌彊而義則不他九德之端人皆有之然非學以成之則皆歸於所蔽而不可與入德明斯九者是謂中庸之至九德咸事而動罔不吉矣達於三德日敬明之可以有家而爲大夫兼修以明庶功可以有國而爲諸侯合所以治國家者而大施之則九德咸事贊人可得而用修道之教人人有所師法無適非道故雖五星莫不順軌而庶事有不修乎斯言九德之人可以彌綸天人之道而贊其化育也九德內備於己用以觀人之行隨其短長而用此官人之道也

敘當平聲讀之無斁無使也有邦之君無使有逸欲之好幾微之事仍日坌來非儆戒以須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微至著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投幾之會間不容髮使惟逸欲之好忘其儆懼斯有後時之悔吝安有先見之吉萬幾之衆況不止一事乎庶官以人代天故須分職乃濟典禮刑賞四者皆本天道庶官奉若天道所以爲代天也五典五刑見舜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服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伯卿士一等子男大夫一等士諸臣一等人事之盡即

天理所在代天之道因人事而爲之典禮刑賞同敬合恭所以行典禮者非和衷無以行之也和衷人心所同然者也刑賞亦人心所同而於典禮言之典禮上下通行賞刑爲政之事也政事之懋由刑賞之當也夫天依人而行待人而成天之聰明明畏人皆有之反身誠之則人之聰明明畏一皆應乎天矣威在我者也明畏在威者明威在己而明畏在物所以與於天道而爲天工之代也天子庶人一是達於上下之謂也惟知此也可以知人而安民也敬哉有土凡有國者不可不敬也前

言九惪之事即知人官人者至於無教逸欲以下皆安民之道也皐陶告禹以己所稱安民之惠可厎而行禹亦美而然之故皐陶自謂未能知之思欲進成之而已知之未足以臻其至思欲贊贊襄哉不厎於成不已也在易乾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此文王所以純亦不已皐陶迪德以明謨者也史稱皐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一篇所陳亦若是而已矣

益稷

帝曰徠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

孳孳咎繇曰吁如何帝曰洪水滔天灝灝褱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亖載隨山栞木臮益奏庶鱻食予決九川距亖𣳚濬𡿨巜距川臮稷播奏囏食鱻食楙䙴有亡𠉷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乂咎繇曰俞帀女昌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閒禹皐陶益稷勳惪相次皐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效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皐陶也禹不伐而歸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

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皐陶稱歎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樏梮行於水陸泥山者洚水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爲者益爲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爲后稷故禹得濬田間之水通於大川又決九川東至於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復爲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

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臯陶美而師之
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爲事矣鮮安也橇今踏欙
狀類小舟有几憑身壓後以行塗者榻脚澀子也
今人塗淖則施之橋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
命曰𨑒帝昚𠧴圣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𢆶惟康
亓弼㮚惟𨔝丕應徯志㠯昭𠬪上帝兲亓申龠用休
帝曰吁臣才厸才厸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左耳目予欲左右ナ民女翊予欲宣力三匚女爲予
欲觀古人㞢象日月曐辰山𩆝𠌶蟲𢓊佮宗彝璪火
黺粷黼黻絺繡㠯乂采彰㐌亐乂色𢓊舟女明予欲

子元

聞六律五聲八音圣亂忽㠯出内五言女聽予違女
弼女亡面从退ナ後言欽亖厸歷頑讒說若弜圣旹
矦㠯朙㞢撻㠯記㞢書用識才欲竝生才工㠯内言
旹而颺㞢㦲則承㞢庸㞢不則畏㞢命曰俞才帝光
兲㞢丅𡉣亏海嵎蒼生万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旹
舉傅内㠯言朙歷㠯㓛車服㠯庸誰敢弜攘敢弜敬
應帝弜旹尃同日奏亡㓛亡若丹絑奡惟嫚遊是好
奡虐是作亡晝夜頟頟亡水行舟堋淫亏家用殄氒
世予創若旹娶亏嵞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弜
子惟巟度土㓛弼咸五服𡉣亏五千州十ナ弍師外

薄亖𣴑咸建𠄡兂各迪ナ𢒅苗頑弜即工帝亓念才

帝曰迪朕悳旹𠧟𢒅惟敘咎繇匚祗氒敘匚㐌爲㓝惟明

益稷之書論虞帝得人之盛舜禹君臣之論蓋其本也在位庶官也愼乃在位官人之道也人主所當日孜孜者舜是其說故禹推明官人之道謂莫先修己安止即安安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幾微之動吉之先見者皆得之矣求贒自輔必無讒諂之人身之修輔之正則可以從欲而治受天之佑必將自此作也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以

言治己之道猶仰臣鄰之輔故謂臣爲己之股肱耳目左右有民敎養之也宣力四方維持之也是豈一人所及必假臣鄰之輔分職而治君臣一體而後可者也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者日月山龍雉皆繪衣飾器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飾裳之象蓋以五采相宣成色施之衣服以別上下以觀象法此禮之用也孔傳日月山龍華蟲粉米是也其言黼作斧形黻兩己相背未盡星辰蓋北辰也藻爲穗草火以圓白黑爲黼青黑爲黻皆五采成

章爲絺繡之文耳絺暑服繡冬服古者冬裘夏葛

絺繡是也六律兼律呂言之也黄鍾生林鍾太蔟

生南呂姑洗生應鍾㽔賔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

射生中呂皆上下相生陽爲律陰爲呂律呂皆六

稱六律者呂和律之聲也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八

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也皆樂之具也忽絲之微

也毫釐眇忽十十相乘而成分者聲音之微非審

察之莫得其正正音不辨樂不可得而治矣治忽

審微之至此制樂之本也五言五方之言聲詩之

旨也樂和而後聲詩可得而聽禮樂之大非臣莫

之舉也傳謂禮樂法而不說汝明汝聽蓋所謂法非人不能明聽之也徒存聲象而不通其意不過觀聽之美耳前民政而後禮樂者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內外之治必假臣鄰之輔不能正君之過亦何取焉面從而有後言非君臣一體之意輔導之事寧若是邪四鄰指言左右前後之臣曰欽四鄰人君之所敬於其臣者爲此道也庶頑讒說戾於此道者射侯之說以準的之教施誠意之學而有君臣上下之辨使之得以自明又爲扑教之刑使之知過自勉書以記其積累善惡是皆欲以糾

正其失而歸之道期與並生而已工歌時颺以感其內明至道者有受用之勸違者有威刑之戒凡以鞭其後耳夫庶頑讒說人之所惡聖人不惡姑爲教之有射侯之明榎楚之痛又使工師相規以感其內使之心動而化服從欲之治庶頑之格非安止而弼直以行其教化其何以至此乎禹曰俞哉甚然其言也申言舉賢之教必使四海之內賢人皆得而舉且以天下之大賢人之衆人君爲能舉之則人才不可勝用有功有德皆受車服之賜則人人將爲士君子之行莫不謙遜以承上意矣不

以是道大同天下之視聽人將何勸所以日進於無益之事也人不可為丹朱之傲樂於逸遊安於嚚訟無朝無夜以耽燕樂於内不得嗣堯而有天下禹常以此自戒不遑暇逸故娶妻四日即行治水過門不入聞兒呱而不顧五服之内絶長補短成五千里一州置十二師五國一長則一師十長以啓迪諸侯之功伐有苗猶不受職為之誠不易也可不念乎舜言輔導己德禹言是賴臯陶方謹是道垂象典刑使人觀感而化苗頑非所患也患不能式序爾觀舜禹君臣之論反覆於官人之際

未嘗不以修身爲本舉賢惟急敎化禮樂必由此
而著見又終之以無倦其不可加矣乎塗山在濠
州鍾離縣許叔重說即會稽也在今會稽縣近是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𡫳𤰈吕咏祖丂徠𢦏从圚圣
位羣后悳攘丅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吕閒鳥獸蹌
蹌箾磬九成朋皇徠儀夔曰𡧍予擊后攷后百獸衛
𢀩屡尹允龤帝𦾔廷哥曰敕兂之命惟旹惟𢘈卣哥
曰股厷憙才元首起才百工㷸才咎繇𢫦手䭫首颺
𠆤曰念才衛𨑒興𤯍眘卣憲欽才婁省卣成欽才卣
賡𢿱哥曰元首朙才股厷㿻才𢀩𤯍康才又哥曰元

背菽胜才殷友惿才万叓陞才帝擽曰俞鑶欽才
虞書自稾餃以上皆舜之政二謨益稷詳於諸臣之事益稷之末又以歌樂終之孔子謂成於樂故舜典九官之命亦言樂之效也戛擊柷敔也搏拊宮架也鳴球玉磬也弦歌以上皆堂上樂下管謂笙簫之類鼗鼓摇鼓也鏞大鐘也堂下之樂亦有柷敔為之合止上言戛擊下言合止互見之也堂上作樂而祖考降羣臣賔客揖讓合節堂下樂成而鳥獸舞鳳凰至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此雖成功之效亦奠治忽之賴也動天地感鬼神者莫

善於樂故律命毋則子應發聲而音隨天道之自然不可以意知者在舜之時九官咸事而夔爲之治樂其效如是其他蓋可知也鬼神之感人固無得而見揖讓之至閑於儀者皆能中節至于百獸聞聲而舞鳳凰應成而來斯豈人所能爲鬼神享之羣后德讓於此定無疑矣夔明治樂之本不在於律而在於治百獸率舞雖感於樂而動樂之和也誠在乎百官之和人和而後樂成先王作樂之道也虞賓國賓丹朱也祗見而瞽叟底豫教成而丹朱德讓有虞氏之禮樂所謂至誠感神者乎舜

慼樂成之効歌所以奉天者在於及時知幾天子知幾而時中非四鄰莫之成也臣悅於是所以起發君上而百事用之以治乃歌所謂即奉天之事也皐陶賡言以謂臣得盡其事在君上之賢否凡興作事當謹修其在我屢省乃成究觀其豫定者即所謂安止也內無先定之豫則不足以興事然而豫定當審此又不可不慎惟欽惟敬而後克之載賡之歌所謂明者此也夫君明則臣良而事罔不治不務乎其大者汲汲乎其小者以侵百官之職則百官避罪苟免而百事至於墮廢本以求治

適以致亂不明於爲君之道非所謂慎乃憲也萬世之戒其有加於此乎元首股肱以言君臣之一體相資成務偏廢則失之矣曰往欽哉言敬之不可忘也舜由在位而有二十二官之命終五十載無有遷徙致治之美上動鬼神下至草木鳥獸罔不咸若本諸安止知人君明臣良而有無爲之化人君之道於有虞氏書見之矣嘗謂三代而上其治以禮樂爲急禮以明物非樂無以成之後世禮猶有時而行由詩之亡樂道微矣虞書叙九官則勸之以九歌命典樂則使之教胄子其論音律則

謂在於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化庶頑讒說則以工師納言時而揚之至敘九官之效益稷之書惟以樂事明之賡載之歌見乾乾之不已者禮樂爲治之本可以反復而見後世忽略不以爲意宜無唐虞之盛也

書古文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